

生活家

长寿花

陈永红

春日午后,窗外阳光慵懒。一群麻雀忙来忙去,一时飞上树梢,一时飘落草地,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知是在谈着恋爱还是聊八卦善变的天气,抑或是美味的食物。一只鸽子悄然而至,立在浅草间“咕咕”轻吟。

正欣赏间,微信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点开一看,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张君发来了几张照片,是从多个角度照的同一盆小花,植株矮矮的,花黄黄的,很不起眼。

这是干嘛呢?我回过去一个问号,想着他平素不怎么弄这些的啊,今天怎么转性了。他发过来几个极为夸张的大笑表情包,让人看了很容易就化傻为怒为气的那种。正要斥其无聊的时候,他发过来五个字:这是你的花!

我的花?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去年你离开单位时送我的,长寿花!”
原来如此。猛然想起,我调离原单位已有余年。要与工作多年的地方告别,当时落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清理办公室时,有盆小小的完全没有开花的长寿花,气息奄奄,毫无生气,于是随手送了他。没想到竟被他养得开花了,果然厉害!

我连忙点开照片,用激动的两根手指调大,圆瞪着双眼看了起来。还是那个盆子,5块钱在街边买的,捧着时刚好两只手可以合抱。当时挑选时就是喜欢它全身黄中带绿的陶制,摆在电脑旁不占地方。植株长大了好多,记忆中应该只是几片微黄的叶子,现在虽然不适合用高大来形容,但翠绿淡黄,长了不少分枝,差不多满满一盆。厚而近圆的叶簇拥着,斜斜地向上舒展开来,显得精气神十足。更惊艳的是盛开在顶端的花儿,黄得那么纯粹,没一丝杂色,像女士脖子上新买的黄金饰品,明亮得精光四射。

我静静地望着照片,恨不能数清花的瓣数,恨不能等到小蕾的怒放,更期待一阵微风拂过,将馥郁的芬芳沁进我略带枯湿的心田,让美好的味道永远停留下来。

我发过去的活竟都摒弃了平日的粗鄙,变得文质彬彬,“请问您是怎么把它养得这么好的,居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佩服!”
朋友一本正经地回复,“养花,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你要日日夜夜为它着想,观察它、了解它,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水分、养分、阳光、温度等等。尽力为它创造合适的环境,让它身心愉快地成长。”

“我的天,这太难了。教孩子不是都有人说要任其自然生长么?”这念头一露头,我马上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妥。从古至今,还没听说过有哪位天才可以不受教育就自己成才的。

我当即说道,“对对对,你内行,关键是你耐得烦。”
“耐不得烦做不成任何事。何况这盆花是你送的,我要对得起你,用上了十二分的小心。”

“哎,我等粗犷型‘人才’,没有这么细腻的心思,也做不出这么好的细致活。”

两年前,有朋友见我成天对着花花草草之类写些词不成词、调不像调的打油诗,竟错认为知音,送我两盆他十分珍重的兰花。当时好好的,疏枝淡影,绿得可爱,他再三再四叮嘱我如何如何打理。回家一忙就把它们忽略了,有时还自我安慰,空谷幽兰嘛,崇尚自由,不喜打扰。结果,几个月后叶黄根枯,救不回了。我很懊悔,自怨自艾了好一段时间,随后就渐渐淡忘了。

今天经张君点拨,回想一下,我真的大意了。兰花长在野外,没有人照顾,自会生长得好。问题是您家里不是野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没有相应的照料,它一时哪回得过神来,只好以死抗争了。

花如此,人呢?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呢?
沉思之际,朋友发来信息,“把花送给我,不后悔吧?”
“不后悔,哪能呢!还得非常感谢您,如果是我养,估计它早没了。这样,我把把手的事儿处理一下,过几天专门过来看它,顺便请您吃个饭。”

他回了个“OK”的表情,然后就没了下文,许是忙去了。
我默默地把手机熄屏,摆弄了一会,又打开向他发去一段话:花儿欲生长好,要么自由生长在它祖祖辈辈习惯了的环境中,要么就得靠有心人的照料,比如你这等妙手。人呢,固然希望一切都有照料,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但如果没有这条件,就得凭自己的努力去成长,莫过求“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亦莫待“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随即,拨通了送我兰花那朋友的电话,决心向他坦白那两盆兰花的结局,并再向他讨要两盆。我也要学一学张君,不管成与不成。

春光里,继续和呢喃还在继续,鸟雀们永远乐此不疲。



诗咏桃源洞等避暑佳地

桃源洞

刘克胤

盛夏桃源洞,清凉胜酒杯。
山巅云静坐,洞底雨迟来。
时忘身谁是,情长花自开。
黄昏难久看,赤脚踏歌回。

炎陵

刘克胤

桃源洞合仙人住,因在清幽第一流。
世上炎蒸三夏月,此中净攢十分秋。
青苔励志阴增寿,碧树生花老不愁。
迟日归来梦难醒,明年应许我再游。

避暑

刘克胤

时避避暑之何处,翠洲洲传我浪游。
岭上云烟皆自在,林间风色忘时忧。
孰言旨酒方能醉,笑看流年苦作囚。
无主野花相赏识,夕阳归去不强留。

山水

刘克胤

春秋固相赏,山水岂无情。
地僻非椽笔,时难得盛名。
鸟鸣惟日出,酒醒赖炎蒸。
长假宁虚度,痴人欲远行。
驱车一何速,执念不稍停。
性本爱清静,胡为减赤诚。

遇雨

刘克胤

暑热屏山外,此间无事忙。
美人不经晒,树下好乘凉。
忽遇倾盆雨,焉能跑断肠。
归来说酣畅,相视笑即当。

消暑

刘克胤

抽身作客梨洲,处处秋凉处处幽。
坐着风烟心愈静,闲听溪水日长流。

甲辰春再访神农谷有记

朱建军

桃花源水落前川,水落前川树抱岩。
川树抱岩掩古洞,岩掩古洞卷珠帘。
洞卷珠帘飞瀑溅,帘飞瀑溅入龙潭。
瀑入龙潭仙谷奋,潭仙谷奋桃花源。

夜宿神农谷

谢良健

避暑山庄好,清幽胜境开。
楼台藏翠色,水榭映苍苔。
鸟雀宜人处,云烟入画来。
道遥忘酷热,心旷神怡裁。

游神农谷

谢良健

负氧负风起,天光水色幽。
山枫红野岭,霜露白沙洲。
群雁横空远,孤鸿滞客留。
乡心漫无际,冷月对清秋。

热甚,梦里游株洲神农谷寐帘瀑布

胡春英

梦惊崖上瀑声哗,溅玉飞珠起白花。
帘后幽幽藏古洞,山前袅袅挂轻纱。
春游已觉清流绝,夏至犹怜去路赊。
昨夜纵情身一跃,恍然划向大仙槎。

珠帘瀑布

王建国

珠帘万仞破云开,泼下银河卷雪来。
翠玉飞花腾紫气,雷霆妙曼莽豪裁。

神农谷咏

王建国

神农谷底染苍烟,郢县谁知有洞天?
千仞壁崖花草异,万般峻壁壑声穿。
灵溪凝彩翻飞鸟,银瀑如钟响宇乾;
赣水湘流开气象,炎陵大地尽诗篇。

(注:诗中桃源洞为炎陵县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去曾叫神农谷,现在仍被很多当地人习惯性称为神农谷,它们为同一个地方。)

记事本

在父亲的身后

张雄文

一场雨像奥约的远方客人,没有预想中被掀乱杨柳枝叶的料峭寒风裹挟而来,渐渐沥沥斜钩在天幕上,打湿一张张颓废在山间坡前的脸。天空却也识趣地阴沉着,如汉代“伏地泣,助望后悲哀”的侍者,堆满了厚厚一层灰暗的云,曲曲弯弯的小径上多半行人的脸便映出了些许哀戚。

父亲步履蹒跚,银色的鬓发像路边的茅草一般在风里颤动,脸上道道沟壑间填满肃穆,领着一家老少也缓缓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一天前的夜雨似乎恋着这片山野泛滥的花草芬芳,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痕迹。我们扛着锄头,拎上镰刀,提着几袋母亲几天来赶制的冥币,纸幡与买来的爆竹,像一支迢迢远征的骆驼,紧随父亲身后,吃力地翻爬一座座翠色覆盖的山头,在茅草、青蒿和诸多说不出名的杂草间一个一个拜访那些住在地下的先人。

多年前,父亲还同我一般壮硕时,爷爷是这一天的打头人。他天晴下雨都戴一顶同团圆的棕色斗笠,挂一根磨得溜光的长木棍,坟堆前放下这两样行头,肃然点燃些许香烛或者冥币,喃喃说话,拱手作揖。我的心多半还在坟边某处耀眼的野花、几根矗立的竹笋或者一处僻人的野草露,却也不敢放肆,爷爷几番作古正正经地告诫,便深恐土堆里的先人责怪,回家会肚子疼。于是,我也知道了一些坟里躺着的人和我的关系,他们是爷爷的父亲母亲或更早的亲人,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一个叫玉竹的先人,曾经中过举,名动一时。一次某个村里人去三十里外的蓝田镇办事,被一帮土匪般的泼皮围殴,他急中生智大喊,谁敢

动我?玉竹举人是我亲叔叔!泼皮猛然一愣,瞬间作鸟兽散。爷爷一辈子做着农活,老实巴交,屋前椿树上掉片黄叶也生怕打着头。说这故事时,他雪白的胡须抖得格外精神,眼神里漾着晶亮的光彩,仿佛花果山的一只老猴为孙悟空而自豪,令我也有原野悄然染上春绿一般深受感染。

而今,爷爷早已和玉竹举人一般安静地躺着了。这座叫烧火山的向阳坡上,三棵碗口粗的松树前,爷爷一躺便是30年。他的坟堆不高,对着山下几里外的老家屋场,能看得见子孙们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几年前父亲给坟空四周砌上了青石块,立了块碑,刻着爷爷的名讳和我们一家少少的姓名。裸露的坟头长满了荒草,几茎金色的野花在清风里摇曳着,似乎是爷爷的眼睛,慈爱地望着我们到来。

用镰刀割除荒草,添上了几摞新土,我们开始给爷爷挂青。大哥砍了根一人高的树枝,去掉细软的细枝嫩叶,插在坟头,一家老少取过纸幡,一张一张小心揭开,肃穆地挂了上去。父亲像多年前的爷爷,穆然伫立在风中,点燃香烛冥币,双手恭谨地捧着,嘴里念念有声,一告知我们一行人的姓名,感谢爷爷一年的庇佑,一家老少都很平安。

爆竹也骤然炸响起来,三两只鸟雀从松树间蹿出来,空中划过几个醒目的弧形,消失在山峦的另一侧。山野里巨浪一般翻滚着股股青烟,和弥漫的花香一道钻入鼻孔。我蓦然发觉苍颜白发默然而立的父亲眼角闪着一些光亮,像草尖上的几滴晶莹晨露。我知道,他是想起了爷爷的一些往事。

我的鼻间也瞬间发涩起来,却不只关乎爷爷。父亲年过七旬,身体大不如前,每每远道回乡,我似乎都能觉着他更为衰老。有时客厅里一家人坐着,闹闹嚷嚷,孙儿辈你追我赶,他靠着椅背竟酣然入睡了。父亲的千年屋多年前早已悄然备下,平静地躺在老家偏僻的厦屋里。我不敢多看一眼,也不敢想象它是父亲百年后的住处。

然而,生命是一条残酷的河流,当年风光的玉竹举人和诚实的爷爷都只是河中曾经腾起而又永恒静默的一朵浪花,大哥或者我取代年事已高的父亲清明出行,也是早晚间的一桩瑣事。与爷爷躺着的地方临近不远的一处坟莹,三年间便换了三茬打头人。他们更不幸的是,年岁并不算老,或吞药而亡,或遭横祸,今年上坟的人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后生。东晋那位善书者王羲之之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每每细读,不免彻骨痛。

除了须发皆白的父亲,我也将是悄然寂灭于山野的一个。照例会是一群与我血缘有关的人跋涉而来,焚香烧纸,说着些怀想。几代而后,跪拜作揖者也将消失,我的坟莹会日渐瘠塌,最终平复,隐于无痕。事实上,爷爷坟边便有些石碑扑倒,近乎平地的土堆,早没了一丝香火;而爷爷的爷爷辈以前的先人,我们已多半不知他们的安葬之所,也从未在清明领受过我们敬奠的挂青。

爷爷的坟前,一张张冥币还在默默燃烧着,我的悲戚如潮水般涌来,溢满了整个山林。永恒的时间里,我今日的挂青,或许也是祭奠自己。

1987建房记

钝刀

山在邻村,要步行半小时以上才能建了新房。之前共用厅屋,拆了之后,我家房子就留下了一面破墙,实在有点难看。

1987年2月,燕子飞回,春风又绿了风岭。虽然很缺钱,祖父和父亲终于下了决心:我们还是建新房了。

就像燕子衔泥,我们开始忙碌起来,准备所有材料。

几位年轻人,扛着行李,来到了我家。走进来那刻,也带来了屋外明晃晃的阳光。他们是来自邵阳的做砖师傅。

这群异乡的年轻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村里人怀着自豪感,学着他们的奇异口音,并轻蔑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麻皮”。

这些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每天唱着歌,吹着口哨出工。他们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搭起凉棚,摆上双砖架,举起一块泥用方排下,砖弓爽快一划,两个砖坯就成型了。他们动作娴熟,举重若轻,这种满不在乎的散漫神情和洒脱豪迈的江湖气质,深深吸引了少年的我。

其中一位有绝活:双手同时开弓,写字又快又好。晚餐后,他将一持长发,在昏黄的灯光下表演,围观者无不震惊。

锯匠师傅则是本地人。这群皇图岭的男子架起高高的工具凳,欢快地将木料锯成板子,新鲜湿润的锯末香气迅速弥漫。碎末飘洒在发间、肩上,汗水淋漓也不以为意。

这些穿家走户的手艺人,真有一种特别诱人的魅力,我理解为“辽阔感”。他们是陆地的手手,手脚粗壮,食量惊人,大口吃饭喝酒,高声讲着黄色笑话,时时引起满堂喝彩。我们到余里上棚(地名)砍树。

风岭飘起了碎雪,落地即化。屋子盖上了瓦就可以迁居了。晚上在前坪放一场经典电影《红牡丹》,厅屋燃起一堆大火,就算是举行了仪式。地面都没铺砖,墙也没粉刷,没一件新家具。这个新年,父母甚至都没置办新衣服。我们睡在房子里,窗户蒙着塑料皮。大家挤在一起,兴奋地说着话,一点都不觉得冷。

这一年,是热气腾腾的一年,振奋人心的一年,团结和胜利的一年。穿过三十多年,想起那些画面,如此清晰可亲,生动活泼,就像借住在邻居家厨房里的柴火旺盛地烧,锅里的饭热气腾腾。母亲的面庞那么年轻,在蒸汽中忙碌微笑。

1987年啊,遥远的1987年啊。我居然现在才想起,父亲那年37岁,母亲33岁。他们曾经那么年轻,承受了那么多的苦和累,我甚至在之后这么久的日子里,都没听过他们说过。我想回去,和他们说说那年的故事。

祖父在门前屋后种上花树。一棵桂花树,当时因丑陋被人遗弃。祖父不忍,捡来栽种。今枝繁叶茂,亭亭如盖,而祖父长眠故乡已有九年。

闲来无事在村里溜达,晒晒太阳,看着花草,看着水,看着河边祖父当年种下的三棵柳树——柳树的叶子在冬天掉落,春夏会绿过来;我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再不能变黑了。

河畔柳树垂下千百枝条,就如绿色的瀑布。漫长的准备过程终于要结束了。有风的夏夜,砖窑点起了火,煤炭散发让人迷醉的香甜。我们围着砖窑,对着炉口扇风,快活地说笑。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迁坟公告

因中车双碳地块三(1)项目用地需要,征用霞湾新村山背组、杨溪组土地面积共29.18亩。请在此范围内的坟主在7日内予以申报,逾期不报,用地单位将在15日后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建军 13973340816
冯江 13873302337
袁新安 13135333796

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道办事处
2025年6月22日